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四回 白簡留情補祝壽 黃金有價快升官

卻說黃道台吃過了晚飯，又過了癮，一壁換衣服，一壁咳聲嘆氣。扎扮停當，出來上轎，仍舊是紅傘頂馬，燈籠火把而去。到得院上，一個人躡進了司、道官廳。胡巡捕聽說他來，因為一向要好的，趕忙進去請了安，說：「護院正會客哩，等等再上去回。大人吃過飯了沒有？」黃道台說：「偏過了。老哥，你這稱呼要改的了，兄弟是降調人員，不同老哥一樣嗎？」說著，就要拉胡巡捕坐下談天。胡巡捕也半推半就的坐了。說不到兩三句話，便說：「卑職要上去瞧瞧看，客人去了，好進去回。」黃道台又說了一聲「費心」。胡巡捕去不多時，就來相請。黃道台把馬蹄袖放了下來，又拿手整一整帽子，跟了進去。護院已經迎出來了。

（白簡：彈劾的奏折。）

一到屋裡，黃道台請了一個安，跟手跪下磕了一個頭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叩謝大人為職道事情操心。」歸坐之後，接著就說：「職道沒有福氣伺候大人。將來還求大人栽培，職道為牛為馬也情願的。」護院道：「真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但是制台的電報說雖如此說，折子還沒有出去。昨日胡巡捕回來，講老哥有位令親在幕府裡，為甚麼不托他想法子去挽回挽回？」黃道台道：「雖是職道的親戚在裡頭，怕的是制軍面前不大好說話。總求大人替職道想個法子，疏通疏通。職道也不敢望別的好處，但求保全聲名，即就感戴大人的恩典已經不淺。」說著，又離座請了一個安。護院道：「我今天就打個電報去。但是令親那裡，你也應該復他一電，把底子搜一搜清，到底是怎麼一件事。」黃道台道：「不用問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嘴湊在護院耳朵跟前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，方才大聲說道：「少不得總求大人的栽培。」護院聽了他話，皺了一回眉頭說：「老哥當初這件事，實在你自己大意了些，沒有安排得好，所以出了這個岔子。」黃道台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護院又著實寬慰他幾句，叫他在公館裡等信：「我這裡立刻打電報去，少不得要替你想法子的。」然後端茶送客。黃道台辭了出來，胡巡捕趕上說：「護院已經答應替大人想法子，看起來這事一定不要緊，等到一有喜信，卑職就立刻過來。」黃道台連說：「費心！……」又謙遜了一回，然後上轎而去。

一霎回到公館，他老人家的氣色便不像前頭的呆滯了。下轎之後，也不回上房，直到大廳坐下，叫請師爺來，告訴他緣故，叫他擬電報，按照護院的話，就托王仲荃替他查明據實電復。師爺說：「這個電報字太多，若是送到電報局裡去，單單加一的譯費就得好幾角，不如我們費點事，翻好了送去。」黃道台點頭稱「是」。師爺便取過那本「華洋歷本」來，查著「電報新編」一門，一個一個的碼子寫了出來，打發二爺送去。黃道台方才回到上房，脫去衣服，同太太談論護院的恩典。太太也著實感激，說：「等到我們有了好處，怎麼補報補報他方好。」當下安寢無話。

且說戴升看見老爺打電報，等到老爺進去，他便進來問過師爺，方才知底細。師爺說：「這事護院很肯幫忙，看來還有得挽回。」戴升鼻子裡哼的冷笑一聲，說：「等著罷！我是早把鋪蓋卷好等著的了，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，你瞧他前天升了官一個樣子，今兒參掉官又是一個樣子。不比我們當家人的，辭了東家，還有西家，一樣吃他媽的飯，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，逃不到那裡去的。你說護院肯幫忙，護院就要回任的，未見得制台就聽他的話。以後的事情瞧罷咧！能夠不要我們卷鋪蓋，那是最好沒有。」一頭說著，一頭笑著出去。師爺也不同他多舌，各自歸房不題。

且說黃道台在公館裡一等等了三天，不見院上有人來送信，把他急的真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走出走進，坐立不安。真正說也不信：官場的勢利，竟比龍虎山上張真人的符籙靈。從前黃道台才過班的時候，那一天不是車馬盈門，還有多少人要見不得見；到了如今，竟其鬼也沒有一個，便是受過他的是拔，新委支應局收支委員的錢典史，也是絕跡不到，並且連戴升門房裡，亦有四五天沒有他的影子了。黃道台此事卻不在意。但是胡巡捕素來最要好、最關切的人，他今不來，可見事情不妙。到了第四天飯後，他老人家已經死心塌地，絕了念頭。一等等到天黑，忽見戴升高高興興拿了一封信進來，說：「院上傳見，這封信是文巡捕胡老爺送來的。大約南京的事情有了好消息，所以院上傳見。」黃道台連忙取過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：敬稟者：竊卑職頓奉撫憲面諭，刻接制憲電稱，所事尚未出奏，已委郭道查辦，定可轉圜。囑請憲駕即速到院。肅此謹稟。恭叩大人福安。伏乞垂鑒。卑職爾調謹稟。

黃道台尚未看完，便說：「這件事情，仲荃太胡鬧了。現在影子都沒有，怎麼就打那麼一個電報呢？真正荒唐！」一手拿著信，一頭嚷著，趕到上房告訴太太去了。大家聽著，自然歡喜。他便立刻換衣服，坐轎子上院。到了官廳裡，胡巡捕先來請安。此番黃道台的架子比不得那天晚上，便站著同他講話，不讓他坐。胡巡捕也不敢坐。黃道台道：「天下那裡有這樣荒唐人！想我們舍親憑空來這一個電報！現在委了郭觀察查辦，那事就好說了。」說著，胡巡捕進去回過出來請見。黃道台此番進去，卻換了禮節，仍舊照著他們司、道的規矩，見面只打一恭，不像那天晚上，疊二連三的請安了。護院告訴他：「那天吾兄去後，兄弟就打了一個電報給江寧藩台，因為他也是兄弟的相好，托他替吾兄想個法子。剛才接到他的回電，老兄請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電報拿了出來給黃道台看。只見上面寫的是：「江電謹悉。黃道事折已繕就。遵諭代達，帥怒稍霽，飭郭道確查核辦。本司某虞電。」黃道台看完，便重新謝過護院，說了些感激的話，辭了出來。

回到公館，也不曉得甚麼人給的信，所有局裡的、營務上的那些委員，一個個都在公館裡等著請安。黃道台會了幾個，其餘一概道乏，大家回去。只有錢典史一直落了門房，同戴升商量，托他替回，就說：「這兩日知道大人心上不舒服，不敢驚動，所以太太生日，送的戲也沒有唱。現在是沒有事的了。況且我又是受過栽培的人，比別人不同，應該領個頭，邀集兩下裡的同事、同寅，前來補祝。老哥，你看就是明天如何？煩你就替我先上去回一聲。」戴升道：「兄弟別客氣罷！前兩天我們這裡真冷清，望你來談談，你也不來。這一會子又來鬧這個了。」錢典史把臉一紅道：「我不是不來，怕的是碰在他老人家不高興頭上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現在這樣，也是我們的一點孝心，是不好少的。」戴升道：「我知道了。你別著忙，少不得說定日子就給你信的。」原來錢典史自從那一天同戴升私語之後，第二天便奉到支應局的札子，派他做了收支委員。一切謝委到差，都是照例公事，不必細贅。凡是做書，敘一樁事情，有明點，有暗點，有補點。此番錢典史得差，乃是暗點兼補點法，看官不可不知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是日錢典史去後，戴升一想這話不錯，立刻就到上房，不說錢典史的主意，竟算他自己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前太太生日，家人們本來要替太太祝壽的，偏偏來了這一個電報，鬧了這幾天。家人連飯也幾天沒有吃，夜間也睡不著覺，心裡想，好容易跟得一個主人，總要望主人轟轟烈烈的，升官發財方好。況且老爺官聲，統江西第一，算來決計不會出岔子的。前幾天家人同伙當中，還有幾個一天到晚垂頭喪氣，想著要求某老爺、某老爺外頭荐事情，公館裡的事情都不肯做。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，真把家人恨的不得！」黃道台道：「這些沒良心的王八蛋，還好用嗎？是那一個？立刻趕掉他！」戴升道：「名字也不用說了。常言大人不記小人過，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，將來總沒有好日子，等著瞧罷。」當下太太也幫著勸解一番，黃道台方始無言，然後講到看日子補祝壽，局裡頭是錢老爺領頭，還要照上回說的一樣辦。黃道台應允了。就看完日子，後天為始。戴升出來，就去通知了錢典史。仍舊是眾家人頭一天暖壽，局裡第二天，營務處第三天，捱排下去。打條子給縣裡，請他知會學裡老師去封戲班子的箱。不上半天，仍舊上回那個掌班的押著戲箱來到公館。先見門政大爺戴大爺，請過安。那掌班的說：「我的大太爺！上回唱過不結了嗎！害的咱東也找人，西也找人，為的是大人差事，賺錢事小，總要占個面子。那裡知道半天裡一個雷，說不唱了。我大太爺！那真啣死小人了！足足賠了一百二十四吊，就是剩了條褲子沒有進當！幸虧好，今兒還是咱的差使，賞咱們個面子，咱恨不得竭力報效。大太爺你想，咱班子裡一個老生，一個花臉，一個小生，一個衫子，都是刮刮叫，超等第一名的角色：老生叫賽菊仙，花臉叫賽秀山，小生叫賽素雲，衫子叫賽怡雲。」戴升道：「怎麼全是『賽』？只怕賽不過罷！」掌班的發急道：「這原是江西有名的『四賽』，誰不知道。等到開了台，大太爺聽過，就知道咱不是說的瞎話。」戴升道：「唱的好，沒有話說；唱的不好，

送到縣裡，賞你三百板子一面枷。」掌班的道：「唱的不好，也有你大太爺包涵，唱的好了，更不用說，只你大太爺一句話，多不敢想，把大人庫裡的元寶賞咱兩個，補補上回的數，那就是大太爺栽培小人了。」戴升道：「他有銀子在他手裡，我想賞你，他不肯，亦是沒在法想。」掌班的道：「大太爺你別瞞我，誰不知道支應局的戴大太爺，大人跟前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只要你老吩咐就是了，不要說一個元寶，就是上千上萬的，也盡著你拿。」戴升道：「那倒好了。我有這些銀子，也不在這裡當門口了。」正說著話，可巧上頭來叫戴升，就此把話打斷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轉瞬間，便到了暖壽的那一天。班子裡規矩，兩點鐘就要開鑼，黃道台因為此事，上院請了三天假，在公館裡吃過午飯，就同看太太出來坐在大廳上聽戲。還有姨太太、小姐，一個個都打扮著像花蝴蝶似的，一同陪著聽戲。

黃道台還有一個少爺，今年只得三歲，是姨太太養的。因為太太沒有兒子，卻拿他愛如珍寶，把這位少爺脾氣慣的比誰還要利害。他說要天上日頭，就得有人拿梯子才好；不然，他那牛性一發，個老爺也強他不過。這天唱戲，他一早鑽在戲房裡，戴著鬍子，盡著在那裡使槍耍棒。班子裡人為的是少爺，也不敢多講。後來倒是一個唱小丑的看不過，說了一句：「我的少爺，我們在這裡唱戲，你老倒在這裡做清客串了。」少爺聽了不懂。跟少爺的二爺聽了這話，就朝著那個唱小丑的眉毛一豎，說他糟蹋少爺，一定要上去回。唱小丑的不服，兩個人就對打起來。掌班的看不過，過來把那個唱小丑的吆喝下來，又過來替二爺賠不是，勸他同少爺廳上去聽戲，戲房裡人多口雜，得罪了少爺可不是玩的。那二爺方才同了少爺出來。少爺始終，偷了人家一挂鬍子，藏在袖子裡。掌班的查著了，也不敢問。

少停天黑，台上停鑼預備上壽。老爺、太太一齊進去，扎扮出來。老爺穿的是朝珠補褂，太太穿的是紅裙披風。雙雙站立廳前，同受眾人行禮。起先是自己家裡的人，接著方是戴升領著合府秀人。那戴升頭戴紅櫻大帽，身穿元青外套。其餘的也有著馬褂的，也有只穿一件長袍的，一齊朝上磕頭，老爺站在上面，也還了一個輯。太太也福了一福。眾家人叩頭起來，便是眾位師爺行禮。太太回避，單是黃道台出來讓了一回。大家散去。接著合省官員，從知府以下的，都來上手本。黃道台吩咐一概擋駕。獨有錢典史，也不管廳上有人沒人，身穿彩畫蟒袍，頭戴五品獎札，走到居中，跪下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過安，又要找太太當面叩見、叩祝。太太見他進來的時候，早已走開了。黃道台又同他客氣一回，讓他在這裡看戲。他說：「卑職不比別人，應得在這裡伺候的。」諸事停當，方才坐席開鑼，重跳加官，捱排點戲，直鬧到二點半鐘方始停當。

卻說這一天送禮的人倒也不少，無非這酒、燭、糕桃、幛屏之類居多，全是戴升一個人專管此事。某人送的某物，開發力錢多少，一一登帳記清。戴升還問人家要門包，也有兩吊的，也有一吊的，真正是細大不捐，積少成多，合算起來也著實不少。還有些候補老爺們，知道黃道台同護院要好，說得動話，便借此為由，也有送一百兩的，也有送五兩的，也有送衣料、金器的。那門包更不用說了。凡送現銀子及衣料、金器的，因為太太吩咐過，一概立時交進；其餘晚上停鑼之後交帳，太太要親自點過，方才安寢。

轉瞬之間，已過三天，黃道台上院銷假。又過了幾天，幾來拜壽的同寅地方，一處處都要去謝步。暗中又托人到郭道台那裡打點，送了一萬銀子。郭道台就替他洗刷清楚，說了些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的話頭，稟復了制台。那制台也因得了護院的信，替他求情，面子難卻，遂把這事放下不題。且說黃道台仍舊當他的差使。因為護院相信他，甚麼牙厘局的老總、保甲局的老總、洋務局的老總，統通都委了他，真正是錦上添花，通省再找不出第二個。無奈實缺巡撫已經請訓南下，不日就要到任。別人還好，獨有那位藩台大人，是鹽法道署的，他這人生平頂愛的是錢。自從署任以來，怕人說他的閑話，還不敢公然出賣差缺。今因聽得新撫台不久就要接任，他指日也要回任，這藩台是不能久的。他便利令智昏，叫他的幕友、官親，四下裡替他招攬買賣：其中以一千元起碼，只能委個中等差使，頂好的缺，總得頭二萬銀子。誰有銀子誰做，卻是公平交易，絲毫沒有偏枯。有的沒有現錢，就是出張到任後的期票，這位大人也收。但是碰著一個現惠的，這出期票的也要退後了。

（牙厘局：掌管厘金稅收。）

（保甲局：掌管保甲治安。）

閑話休題。且說這位藩台大人，自從改定章程，划一不二，卻是「臣門如市」，生涯分茂盛。內中便有一個知縣看中一個缺，一心想要，便走了藩台兄弟的門路，情願報效八千銀子。藩台應允，立時三面成交。正要挂出牌去，忽然院上傳見，趕忙打轎上院。護院接見之下，原來不為別事，為的是胡巡捕當了半年的差，很獻殷勤，現在護院不久就要交卸，意思想給他一個美缺，無非是調劑他的意思。不料護院指名所要的那個缺，就是這位藩台大人八千兩頭出賣的那個缺。護院話已出口，藩台心下好不躊躇。心想：「缺是多得很。若是別一個還好，偏偏這個昨天才許了人家，而且是現銀交易。初意以為詳院挂牌，其權仍舊在我，不料護院也看中了這個缺，叫我怎麼回頭人家呢。」轉念一想：「橫豎他不久就要回任的，司、道平行，他也與我一樣。他要照應人，何不等他回任之後，他愛拿那個缺給誰，也不管我事，何必這時候來搶我的衣食飯碗呢。然而又不便直言回復。不如另外給他個缺，敷衍過去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回護院道：「大人所說的這個缺，一來離省較遠，二來缺分聽說也徒有虛名，毫無實在。胡令當差勤奮，又是大人的吩咐，等司裡回去，再對付一個好點的缺調劑他。今天晚上就來稟復。至於大人所說的這個缺，現在有應署人員，司裡回去也就挂牌出去。」護院道：「通省的缺，依我看，這個也上等的了，難道還不算好？」藩台道：「缺縱然好，也要看民情如何。那地方民情不好，事情不大好辦。等司裡對付一個民情好點的地方，也不負大人栽培他這一番盛意。」

原來這藩台賣缺，護院已有風聞，大約這個缺已經成交的了。心上原想定要同他爭一爭；既而一想，我又不久就要回任的，何苦做此冤家。他既說得如此要好，且看他拿甚麼好地方來給我。遂即點頭應允，說了聲「某翁費心」，藩台方始辭別回去。一霎時回到本衙，吃過了飯，正在簽押房裡過癮。只見他兄弟三大人走進房間，叫了一聲「哥」。藩台問他：「甚麼事？」三大人說：「昨天九江府出缺。今天一早，票號裡一個朋友接到他那裡的首縣一個電報，托號裡替他墊送二千銀子，求委這首縣代理一兩個月。這個缺也有限，不過是面子上好看些的意思。」藩台道：「九江府也沒有聽見長病，怎麼就會死？」三大人道：「現在只曉得是出缺，論不定是病死，是丁憂，電報上沒有寫明。」藩台道：「首縣代理知府，原是常有的事。但是一個知府只值兩吊銀子，未免太便宜了。老三，生意不好做的這們濫！」三大人說：「我的哥呀！現在不是時候了！新撫台一接印，護院回了任，我們也跟著回任，還不趁撈得一個是一個？」藩台道：「一個知府總不止這個數。要是知府止賣二千，那些州、縣豈不更差了一級呢？」三大人道：「缺分有高低，要看貨討價，這代理不過兩三個月的事情。」藩台道：「代理就不要挂牌嗎？」三大人道：「牌是自然要挂的。」藩台道：「要挂這張牌，至少叫他拿五千現銀子。代理雖不過兩三個月，現在離著收灌的時候也不遠了，這一接印，一分到任規，一分漕規，再做一個壽，論不定新任過了年出京，再收一分年禮，至少要弄萬把銀子。現在叫他拿出一半，並不為過。況且這萬把銀子都是面子上的錢。若是手長些，弄上一底一面，誰能管他呢。」

（丁憂：官員父母死後，須守喪三年，才能復職。）

三大人見他哥這們一說，心上自己轉念頭，說：「哥的話並不錯。」便對他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等我去找票號裡那個朋友，叫他今天就打個電報去回他，說五千銀子一個不能少。是不是，叫他當天電復。有個缺在這裡，還怕魚兒不上鉤。況且省裡的候補知府多得很哩。」藩台道：「是呀。你就立刻去找那個朋友，好歹叫他給一個回信。他不要，還有別人呢。」原來這位署藩台姓的是何，他有個綽號，叫做荷包。這位三大人也有一個綽號，叫做三荷包。還有人說，他這個荷包是個無底的，有多少，裝多少，是不會漏掉的。

且說這三荷包辭了他哥出來，也不及坐轎，便叫小跟班的打了燈籠，一直走到司前一匯票號裡，找到檔手的倪二先生，就是拿電報來同他商量的那個朋友。這倪二先生，有名的爛好人，大家都叫他泥菩薩。他這人專門替人家拉皮條，溜鉤子。有藩台在鹽道任上，三荷包帳房，一直同他來往。及至署了藩台，買賣更好，進出的多，他來的更比前殷勤。通藩司衙收漕：征收錢糧。漕，就

是水運，由水運的糧食為漕運。門，上上下下，以及把門的三小子，沒一個不認得泥菩薩；就是衙門裡的狗，見了他面善，要咬也就不咬了。三荷包進了他的店，一疊連聲的喊「泥菩薩」。泥菩薩聽見，便知是早上那件事情的回音來了，趕忙出來接了進去。見面之後，泥菩薩便問：「那事怎麼樣了？」三荷包道：「你這人，人人都叫你『菩薩』，我看你比強盜還利害。我們自家人，你好意思給我當上？」

倪二先生發急道：「這從那兒說起！我是甚麼東西，敢給三大人當上？」三荷包道：「說句頑話，也值急得這們樣？」倪二先生道：「我的三大人！你可知道，我是泥做的，禁不起嚇，一嚇就要嚇化了的。」說著，兩個人又哈哈的笑了。笑過之後，三荷包便一五一□的，把他哥的話告訴了倪二先生。倪二先生道：「我說句不知輕重的話，不怕你三大人招怪，現在新撫台指日到任，今兄大人不日就要回任的，現在樂得撈一個是一個。前途出到二千，據我看，也是個分上了。如今叫他多，也多不到那裡，反怕事情要弄僵。我勸三大人，還是回去勸勸令兄大人，便宜他這一遭。有我做中人，將來少不得要找補的。」三荷包道：「我休嘗不是這樣說。無奈我們大先生一定要扳個價，叫我怎麼樣呢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事已到此，不添不成功。這裡頭有二八扣，現在我情願白效勞，就把這四百兩也報效了令兄大人。這總說得過了。」三荷包道：「他的有了，你的不要了，我呢.....就是你，也沒有白效勞的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二千之外，我早替三大人想好了，還用吩咐嗎。」

三荷包把身子湊前一步，低聲問道：「多少呢？」倪二先生道：「加二。」三荷包道：「泥菩薩，你是知道我的用度大的，這一點點怎麼夠呢！我們大先生那裡，二千答應下來答應不下來，盡著我去抗，橫豎叫他代理這缺就是了。但是我兩個，總得叫他好看些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我另外提開算，單盡你三大人罷。多要了開不出口，如果些微潤色點，我旁邊人就替他硬做主，還可以使得。我的意思，二成之外，再加一百，一共五百兩。倘若別人，我們須得三一三□一分派，現在是你三大人，我們兄弟分上，你盡著使罷。」三荷包道：「這個不算數，看你的分上，以後要多照顧些才是。」倪二先生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承你三大人看得起我，做了這兩年的朋友，難道我的心，三大人你還不曉得嗎？」三荷包道：「你趕今晚就復他一個電報，叫他預備接印。大先生跟前有我哩。」倪二先生歡天喜地的答應了，又奉承了幾句話，三荷包方才回去。此事他哥能否應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